

三十一、濛沙煙行過个山路

2012年台灣文學館散文金典獎

前一駁仔，偱行入生份个山肚，在一個叉路口緊想，到底愛向左抑係愛向右？偱拿出地圖比對，毋過，看著地圖頂高怕毋只十八隻路口，偱呆到時空个十字路口嘎想起吾公——在濛沙煙行過个山路項，毋識聽佢昂山撞走過。

偱在大山肚出世，自細跔阿公大，吾公就像一個老獵人，佢一生人帶等獵狗行過个腳跡，做得畫一本貴貴个地圖，圖紙項毋單淨畫等人生一隻一隻个叉路口，還有一跡一跡个故事摻智慧。今這下，這一頁一頁个地圖，還黏等偱對吾公摻對吾故鄉山梓毋殿个感情，還有跔等濛沙煙肚个山路，行到近近遠遠摻山个緣份。在這叉路口，偱想起吾朥衣跡該條上天摘星仔个山路，心焦又跋上故鄉个山。

國中畢業个時節，第一擺出鄉關，偱放忒吾公摻偱指路个手，對苗栗公館个東片析——接天个大崑頂，來到新竹新豐海脣个小員山山腳下讀書。這海脣無高山，九十公尺高个細山頭就成為員山村首獎山，雖然正比防風林个樹尾較高兜，毋過，企到這紅泥崗个山頂看紅毛港堵堵，岸脣个細船仔會對一頭一頭尖尖个樹尾穿過來穿過去。這同頭擺吾公帶偱蹶上屋背个大崑頂，看五十公里外个台灣海峽共樣——天闊地闊，無共樣个係，吾故鄉看毋著恁真切个魚船，單淨看得著細細點个大輪船在薄薄仔个濛紗煙肚，駛過八千平方公里闊个臨暗頭金色海峽定定。毋過吾公講，該金色單淨係一層靚靚个皮，掀開該層皮，底下其實係烏水溝，有當多當多做毋成來台祖个唐山公在該填海。

三十一、濛霧走過的山路(華文)

前一陣子，我走進陌生的山區，停在一個叉路口一直想，到底要向左還是要向右，我拿出地圖比對，可是，看到地圖上頭恐怕不只十八個路口，我呆在時空的十字路卻想起了我的祖父——在濛霧走過的山路上，不曾聽說他迷路走失過。

我出生於深山裡，自幼就跟著祖父長大，祖父就像一個老獵人，他一輩子帶著獵犬走過的足跡，可以畫一本厚厚的地圖，圖畫紙上不只畫著人生一個一個的叉路口，還有一處一處的故事和智慧。如今，這一頁一頁的地圖，更烙印我對祖父以及對我的故鄉永不磨滅的感情，還有沿著濛霧裡的山路，走到遠遠近近和山的緣份。在這叉路口，我想起我出生地那條上天摘星的山路，鄉愁又湧上故鄉的山頭。

國中畢業的時候，第一次出鄉關，我放開祖父幫我指路的手，從苗栗公館的東邊——接天際的大山頂，來到新竹新豐海邊的小員山山腳下讀書。這海邊沒有高山，九十公尺高的小山頭就成為員山村首獎山，雖然只比防風林的樹梢高一些，可是，站在這紅泥崗的山頂遠眺紅毛港卻剛剛好，岸邊的小船會從一棵棵樹梢尖端穿梭而過，這和很久很久以前祖父帶著我爬上屋後山頂，看五十公里外的台灣海峽一樣——天寬地闊，不同的是，我的故鄉看不到這麼真切的魚船，只看得見芝麻一般的大輪船身影在薄薄的氤氳裡，行駛過八千平方公里無垠的向晚金色海峽而已。可是祖父說，那金色只是一層絢麗表皮，掀開那層薄皮，底下其實是黑水溝，有很多很多做不成來台祖的唐山公都葬身在那海底。

開學第一日，四面八方各縣市來个同學開始自我介紹。偲講偲對又高又遠摘仔著星仔个大山肚——苗栗公館來，另一位同學接著講佢乜對大山肚——新竹新埔來。平陽地區桃園來个同學聽著，試著當新色當欣羨，提議愛來去偲兜个蹶山，新埔較近，故所大家講好勢，先去新埔梨个故鄉做芬多精浴，再來去古地名隘寮下个公館大崑頂摘星仔。

該日，大家先坐車去新竹火車頭，再盤車到有義民爺保佑个新埔庄，又再過盤一到車，對新埔打鐵老街出發，沿著漢人一鋤頭一鋤頭改出來个歷史巷路，行過霄裡溪流域一隻一隻个庄頭，愛到有抗日故事个涼扇頂香沁堂、有客家三元宮个山區。算算仔對學校到這，總共盤矣三到車，山前山後、彎彎幹幹正來到傳說中——新埔、龍潭、關西三鄉兩縣合界个龍潭虎穴——三洽水，確實有影，有罈山。下車後大家沿著車頭背三元宮个細路仔黏揚尾打草蟲，毋多知就來到大河壩——霄裡溪。「阿姆娘喔！」平陽个同學先喊起啊來，原來係怕有百過公尺闊个大河壩無探橋，腳底撓撓毋敢過，當難想像係做大水愛仰結煞？

說大家攏起褲腳，踏等一步一跳毋知幾多代人踏過个石跳仔來到河壩心。除了風聲水聲，耳公頭還聽著幾下百年前遠遠个山歌聲：「汶水過河毋知深，毋知阿妹奈樣心；得粒石頭試深淺，唱條山歌試妹心。」偲低頭想看河壩水係汶抑係鮮，又聽著另片山歌唱過來：「水鮮過河毋怕深，總驚水汶看毋真；有情阿妹毋怕遠，就驚阿哥無真心。」偲四下看，像看著百過年前這三洽水个熱鬧，撻後生阿哥、阿妹隔條河壩，在該唱山歌打眼拐。等偲兜過了河壩，異像還聽著兩片歌聲共下合唱：「郎有意來妹有心，毋怕山高水又深；兩人過河同下水，有情打濕也甘心。」

過了河壩背，見面就看著有一條洋洋个山路，大家又擱起衫袖，對山腳下看往上，向等山頂个方向準備愛大展身手——同學就講到屋矣。呵呵！在學校該央時，同學講到口涎泡沫，佢講厥屋有幾山又有幾山？哈！

開學第一天，四面八方各縣市來的同學開始自我介紹。我說我從又高又遠摘得到星星的深山——苗栗公館來，另一位同學接著說他也從大山裡面——新竹新埔來。平原地區桃園來的同學聽了，覺得很新奇很羨慕，提議要到我們家爬山，新埔比較近，所以大家約好，先去新埔梨的故鄉做芬多精浴，再到古地名隘寮下的公館高山頂摘星星。

那天，大家先坐車去新竹火車站，再轉車到有義民爺保佑的新埔庄，又再轉一趟車，從新埔打鐵老街出發，沿著漢人一鋤頭一鋤頭鋤出來的歷史巷道，走過霄裡溪流域一個一個的庄頭，要到有抗日故事的涼扇頂香沁堂、有客家三元宮的山區。從學校到這裡，算算總共轉了三趟車，山前山後、彎彎曲曲地才來到傳說中——新埔、龍潭、關西三鄉兩縣邊界的龍潭虎穴——三洽水，果然傳言不差，有夠山。下車後大家沿著車站後方三元宮的羊腸小徑拈花惹草，不知不覺就來到大河邊——霄裡溪。「我的媽啊！」平原的同學首先喊了起來，原來是大約有百餘公尺寬的河面沒有搭橋，腳底發麻不敢涉水，很難想像要是發生水災時該怎麼辦？

大家捲起褲腳，踏著一步一跨不知多少代人踏過的水面石頭來到河中心。除了風聲水聲，耳際彷彿傳來幾百年前遠遠的山歌聲：「濁水過河不知深，不知阿妹哪樣心；丟粒石頭試深淺，唱條山歌試妹心。」我低頭想看河水是濁還是清，又聽到山歌傳唱過來：「水清過河不怕深，只怕水濁看不清；有情阿妹不怕遠，就怕阿哥沒真心。」我四下裡看，似乎看到百餘年前這三洽水的熱鬧，和年輕阿哥、阿妹隔條河水，在那兒唱山歌拋媚眼。等我們過了河，好像還聽到兩岸歌聲一起合唱：「郎有心來妹有心，不怕山高水又深；兩人過河同下水，有情打濕也甘心。」

等過了河對岸，迎頭就看到有一條平緩的山路，大家又捲起衣袖，從山腳下往上看，向著山頂的方向準備要大展身手——同學就說到到家了。呵呵！在學校的時候，他說得口沫橫飛，說他家遠在有多深山又有多深山的地方？哈！

該日，阿伯摺伯姆當相惜，刷雞捋鴨請僱這兜細人客，腳恁長有食祿無白行，還有阿伯婆，總係笑微微仔牽等吾手問長問短，就像自家屋下个阿婆恁親切。這搭位講个係海陸腔客家話，毋過，主人讓客，做盡个僱講四縣，這位个鄉親兩種客都會講，還慶，當欣羨。

食飽晝大家又去遠水遠田遠山花，新埔出茶、出米、出柿餅、還出柑橘、水梨，新埔梨特有名。同學屋下種茶，阿伯講一年四季有「春茶」、「夏茶」、「六月白」、「秋茶」、「白露」、「冬茶」摺「不知春」，其中「冬茶」又安到「冬片」，盡好，還有「不知春」二月寒正出，盡珍貴。阿伯講：「茶米做毋得準飯食，愛煞猛種茶、賣茶，賣著錢正做得換三餐燒。」在這搞歸日，大人細子都熟識矣，這份摺一屋下老嫩大細个交情，一直維持到這下既經四十年矣，還遠。這位个山雖然無高，毋過，摺吾故鄉共樣山明水秀，這位个人情雖然初相識，共樣古風恁醜恁親切，就像轉到故鄉。

到矣避暑，換佢兜來吾山肚个屋下寮。打早就對學校用行，行到新豐車站坐火車到苗栗，再盤車坐巴士到公館，路程雖然比新埔遠，毋過一路平陽行車，正盤一到車定定就到矣，輕可个旅途，同學一路山歌溜唱。

下車後，共樣在山摺河壩个窩壠肚前進，毋過這搭位有大路、有橋，毋使攝褲腳過河壩，一路彎彎幹幹順等山腳行。大家黏揚尾打草蝨行矣半點鐘，正來到有十過間屋還有雜貨店、觀音宮——安到大坑村坑口个細庄頭停下來，同學問講：「若屋係奈間？」

「吾屋係奈間？這正坑口定定，還旨開始上山呢！就問吾屋係奈間？吾手指又無恁長，就算有恁長，指汝乜看毋著！」僱挑勢大大聲應。

「吓！行忒半朝晨仰講還旨開始行？」同學著一下驚。該聲「吓」客話聽起來當像「下」，「下」本來係行往去个意思。

那天，伯父和伯母很周到，殺雞殺鴨請我們這些小客人，腳這麼長有口福沒白走這一趟，還有伯祖母，總是笑眯眯地牽著我的手問長問短，就像自己家中的阿婆一樣這麼親切。這地方說的是海陸腔客家話，可是，主人讓客，全都和我說四縣話，這裡的鄉親兩種客語都會說，好厲害也好羨慕。吃飽中餐大家又去看水看田看山景，新埔出產茶、出產米、出產柿餅、還有出產柑橘、水梨，新埔梨特別有名。同學家種茶，伯父說一年四季有「春茶」、「夏茶」、「六月白」、「秋茶」、「白露」、「冬茶」和「不知春」，其中「冬茶」又叫到「冬片」，品質最好，還有「不知春」二月寒冬才出產，最珍貴。伯父說：「茶葉不能當飯吃，要努力種茶、賣茶，賣到錢才能換三餐溫飽。」在這裡玩了一整天，大人小孩都熟絡了，這份和一家老小的交情，一直維持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好快。這裡的山雖然沒多高，可是，和我故鄉一樣山明水秀，這裡的人情雖然初相識，古風一樣如此濃郁如此親切，就像回到故鄉。

到了暑假，換他們來我們山裡玩。一大早就從學校靠雙腳走到新豐車站坐火車到苗栗，再轉車坐巴士到公館，路程雖然比新埔遠，可是一路平原行車，才轉一趟車而已就到了，輕鬆的旅途，同學一路歌聲嘹亮。

下車後，一樣在山和河流的谷地前進，不過，這裡有大馬路、有橋，不必捲褲腳過河，一路彎沿順著山腳走。大家招蜂引蝶走了半小時，才來到有十多間房屋還有雜貨店、觀音廟——叫做大坑村坑口的小村庄停下來，同學問說：「你家是哪間？」

「我家是哪間？這才坑口而已，還沒開始上山呢！就問我家是哪間？我的手指又沒那麼長，就算有這麼長，指了你也看不到！」我故意大聲回答。

「吓⁵¹！走了半個早上爲什麼說還沒開始走？」同學大吃一下驚。那聲「吓」客語發音就像「下」，是往下走的意思。

51—疑問的語氣。

「毋係下，係愛上！」佢隨口順等話尾應佢兜，同學這下正知驚，這擺恠咧。毋過，去剃頭頭那就剃矣一半，無洗做毋得；誇口愛蹶山，來到這恠遠个所在，毋行乜著行。好得大家後生腳又健，風清水冷樹影涼，蹶山算麼个，就算愛打老虎，又乜手一搭腳一踢定定，恠簡單。肚饑乜愛踢出飽人相，看起來同學一派輕鬆。

這大坑口因爭有一間行修寺，故所也安到觀音宮，同治年間起个，除忒見證開墾歷史，還經過七十七年前个關刀山大地動橫忒重起過後，有留下地動紀念碑摺唱日本國歌少年个故事——1935年4月21日打早，當時个台灣新竹州關刀山，發生了芮氏7.1級个大地動，山崩地裂，苗栗公館公學校三年生个小學生詹德坤分屋殞重傷，送醫後拖到4月23日過身。根據日本校長自家加鹽加味素上報日本內地个講法，詹德坤臨終前講日本話，又大聲唱日本國歌〈君之代〉，故所日本政府立銅像表揚，還編做愛國教材。民國後引起當多正反議論，厥老弟講，民國後銅像拆還家屬，分佢變賣換現金，買一粒抽水馬達搵手佢灌溉田水。佢講，厥哥一定當納意用這種方式搵手屋下做田事，盡佢做阿哥个責任。

這坑口个地形係一隻窩湖，還有一條河壩安到大坑溪，係後龍溪眾多支流之一，外圍圍龍个矮山仔又安到外橫崗，係漢人進入公館平陽後，摺原住民攻防个東片山第一線，死傷盡多。大坑溪切開外橫崗，水流在兩片山割出一條彎彎幹幹个河壩壩，除忒灌溉下游良田，河壩水還哩哩囉囉講毋完原漢歷史个相劇鬥打摺觀音娘个聲勸話。分河壩割開个兩片山排面對面，南片安到隘寮崙，在隘寮崙个崙頂制高點，頭擺設有隘寮，請隘勇巡邏掌更，防原住民踏過大坑溪个坑壩底出草，故所崙下个公館老街，頭擺就安到隘寮下。北片像美女照鏡，故所安到照鏡排。兩片崙頂高全係塚埔，頭擺係隘勇戰死个埋骨所在，這下係人生終點个休息站。這照鏡排自古並無美女在這照鏡，單淨照見漢人步步進逼，摺原住民挾恨出草，照

「不是下，是要上！」我隨口順著話尾回應他們，同學這會才知道擔心害怕，這次要累癱了。可是，剃頭都剃了一半，不洗頭也不行了；誇口要爬山，來到這麼遠的地方，不走也得走。幸好大家年輕腳又硬朗，風清水冷樹影涼，爬山算什麼，就算要打老虎，也不過手一揚腳一踢而已，這麼簡單。肚子餓如果不甘願讓人知道，就得裝出吃飽的樣子，看起來同學一副輕鬆自然樣子。

這大坑口因為有一間行修寺，所以也取名觀音宮，同治年間建造的，除了見證開墾歷史，還經過七十七年前的關刀山大地震倒塌重新建造的，有留下地震紀念碑和唱日本國歌少年的故事——1935年4月21日一大早，當時的台灣新竹州關刀山，發生了芮氏7.1級的大地震，山崩地裂，苗栗公館公學校三年級的小學生詹德坤被倒塌的房子壓成重傷，送醫後拖到4月23日去世。根據日本校長可能自己加油添醋上報日本的說法，詹德坤臨終前說日本話，又大聲唱日本國歌〈君之代〉，所以日本政府立銅像予以表揚，還編成愛國教材。民國後引起很多正反討論，他弟弟說，民國後銅像拆還家屬，給他變賣換現金，買一個抽水馬達幫忙灌溉農田。他說，哥哥一定很樂意用這種方式幫忙家裡做農事，盡他做兄長的責任。

這坑口的地形是一個盆地，還有一條溪流名叫大坑溪，是後龍溪眾多支流之一，外圍圍繞的矮丘陵地又叫做外橫崗，是漢人進入公館平原後，和原住民攻防的東面山第一線，死傷非常多。大坑溪切開外橫崗，水流在兩邊山谷切出一條彎彎曲曲的河道，除了灌溉下游良田，河裡流水還哩哩囉囉說不完原漢歷史的廝殺打鬥和觀音娘娘的聲聲勸解。讓河谷割開的兩面山腰面對面，南邊地名叫作隘寮崙⁵²，在隘寮崙的崙頂制高點，從前設有隘寮，請隘勇巡邏守夜，以防原住民越過大坑溪的山谷出草，所以崙下的公館老街，從前就叫做隘寮下。北邊像美女照鏡，所以取名照鏡排⁵³。兩邊上頭全是墓地，從前是戰死的隘勇埋骨所在，現在是人生終點的休息站。這照

52—崙，客語音 gien 是山脊的意思。

53—排，是客語山坡的意思。

見歷史个無奈，一直到漢人人頭落地个時節，正想著唐山過台灣原來係夢一場。頭下對公館街行到這坑口，所經過个河壩膠山，就係這條大坑溪膠外橫崗个照鏡排。

這下企腳个觀音宮坑口，頭擺還係原住民个勢力範圍，汝做得想像，一大陣原住民在這聚總參詳，喔喔喊喊準備出草剝漢人人頭个場面。一百五十年前進入這山區，一路兇險，吾公太、婆太、姑婆太，一家三口就係在這山區燒火炭个時節，分原住民獵忒人頭个。聽吾公講，該日火炭窯既經封窯開始燒火，窯下就留吾公太兩公婆膠一個滿女共下掌火，麥麥風聽著窯背有人喊「番仔來囉」，大家踉等就一儕一空各各去罔命。在罔空肚吾公太翻轉頭看著婆太眉肫無罔好勢，驚分原住民看著，又遽遽走出去拿燒火用个香絲樹杷搵遮，無想著原住民既經兼身看著，就恁樣連滿女就共下分人剝頭，一屋下一下就喪忒三條人命。照該央時个俗，這係在外兇死，故所無轉屋，到今過年過節敬阿公婆，還愛先敬過祖先牌後，正當天請三位祖公祖婆轉來拜壁過節。一直到偲小學時節，還會在路頭路尾堵著有刺面个老輩原住民，隔壁个老人家會教偲，毋好喊佢兜「番仔」，愛講偲係好兄弟，下後後生原住民無再過刺面，就無分你我，大家都係共山人矣。就因爭這搭位事故多，包尾正會起行修寺佛堂鎮煞。同學後生砸增，膠吾祖公入山討生活該央時差毋多砸，天係落下來，怕奈仔何正著。

路毋行毋會到，大家刻耐仔開始上山，山腳下平托，順等河壩脣个山路，來到食水灌溉个牌頭下，平陽來个同學起腳用走、山腳下來个同學大步大步踉，愛比麼儕个腳板較慶。實在講，後生得好，連偲就險險踉毋著。毋過，會睡目毋驚汝先睡，上山蹶崎比當久毋比遽，路恁勒長，對坑口行到這牌頭下正第一關。

鏡排山坡上，自古並沒有美女在這兒照鏡子，就只照見漢人步步進逼以及原住民挾恨出草，照見歷史的無奈，直到漢人人頭落地時，方才想到唐山過台灣原來是噩夢一場。剛剛從公館街走到這坑口，所經過的溪谷和山坡，就是這條大坑溪和外橫崗的照鏡排。

現在腳站的觀音宮坑口，從前還是原住民的勢力範圍，你可以想像，一大群原住民在這裡聚集商討，吶喊準備出草砍漢人人頭的場面。一百五十年前進入這山區，一路凶險，我高曾祖父、高曾祖母、姑婆太，一家三口就是在這山區燒木炭的時候，給原住民獵去人頭的。聽祖父說，那天炭窯已經封窯開始燒火，炭窯裡就留高曾祖父夫妻和一個小女兒一起看顧火勢，突然聽到窯背有人喊「番仔」來囉，大家立刻就一人一處各個藏身保命。高曾祖父在洞裡回頭看到高曾祖母屁股沒有藏好，恐怕讓原住民看到，又趕緊跑出去拿燒火用的相思樹幫忙遮好，沒想到原住民已經靠近看到，就這樣連小女兒一起被殺頭，一家子一下就喪失三條人命。照那時候的風俗，這是在外凶死，所以沒送回家，到現在過年過節祭拜祖先，還要先祭過神祖牌後，才持香對天請三位祖先回來面壁祭拜過節。一直到我小學時候，還會在路頭路尾遇到紋面的老輩原住民，隔壁的老人家會教我，不可以稱他們「番仔」，要說我們都是好兄弟。之後年輕的原住民不再紋面，就沒有分你我，大家都是同一山區的人了。就因為這裡事故多，後來才會修建行修寺佛堂鎮煞。同學年輕健壯，和我的祖先入山討生活那時候差不多一樣孔武有力，天要是塌下來，應該撐得住才對。

路不走不到，大家忍耐著開始上山，山腳下平坦，順著溪邊的山路，來到飲水灌溉的攔水壩牌頭下，平原來的同學開始用跑的、山腳下來的同學則大步大步跨，要比誰的腳程比較厲害。說實在，年輕就是本錢，連我都差點跟不上。可是，會睡覺不怕你先睡⁵⁴，登山爬坡比持久不比快，路程這麼遠，從山口走到這攔水壩牌頭下才第一關。

54—有要領不怕你偷跑。

續下來係第二關，跋大崎直上雞油嶼，「嶼」就係山形突出來个所在。這搭位岩層分幾百萬年个大坑溪切開，一片石壁一片萬丈深坑，路險難行，比上蜀道還較難，酒過三杯毋過崗。這隻地名係因爭當多雞油樹，尤其嶼頂路脣个山壁石巖頂，生一頭怕有幾百歲壽年个老雞油，在這掌等上下過路个人，保佑大家平安。樹下有一個比路較闊兜个平托所在，分核擔上下个人好頓腳奈下涼。上這片山，同學个目珠單淨敢看頭前行，跋上大崎氣癢癢，膽縮伸一半，歇下腳奈下涼，腳還緊顫，正知麼个安到蹶山。

這所在風吹牛鼻頭，毋單止好奈涼，還有兩件故事互相關連愛講一下，汝正會知驚。第一隻係地質，這歸片大山安到八角嶼山脈，幾百萬年前本旦係海底，包尾一層層个地板慢慢必開拱起來，又尖到地層企起來，變做一座大山，這位係其中一層盡硬个大岩石層。係愛了解這位个地層，做得去看公館台6線，經過福基到出礦坑這段路，汝就會知，一層層分後龍溪切開个千層岩，比花蓮清水斷岩還較靚還較險。話講轉這雞油嶼个大石壁，就係共樣个岩層，企到嶼頂，無膽个人係看往下，萬丈深坑腳一下就會軟忒。第二件事，係吾公摺僱講个——有名有姓个真人真事，又七摺這地形有關。在吾公該代人，細妹人行嫁還愛坐轎仔，上山也共樣。有一擺山頂人討親，轎仔千難辛苦又拉又搥正扛上雞油嶼，坐轎个新娘毋多知苦，上崎時節凳仔睡睡定定，毋過，扛轎个轎夫命就險險扛冷，想講放下來奈一下唱條山歌「上崎毋得半崎坐，手攬膝頭唱山歌」，毋過無奈何，半崎無恁闊个位所放轎仔，只能一下手扛上雞油嶼正有好透大氣。等摺新娘扛到山頂討親人家食飽晝後，轎夫下山轉到雞油嶼，上山容易下山難，又看著大石壁，想著頭下拖拖挪挪扛轎恁艱難，探頭看路下个萬丈深坑，兩儕透大氣道嘆，想著歲數有矣堪毋得矣；一生人也做罇擺矣，兩個轎夫在崩崗前毋知參詳矣幾久，正牙一齧(ngad)目珠一眨心肝一橫，兩儕在轎仔个一前一後，就跔等轎仔一擡……喔！毋著，係跔等就將轎仔一擡，擡下萬

接下來是第二關，爬陡坡直上雞油嶼，「嶼」就是山形突出來的所在。這裡的岩層被幾百萬年的大坑溪水切開，一邊峭壁一邊萬丈深坑，路險難走比上蜀道更難，酒過三杯不過崗。這個地名是因為有很多雞油樹，尤其嶼頂路邊的山崖岩石上，生一棵恐怕有幾百歲壽命的老雞油樹，在這守著上山下山路過的人，保佑大家平安。樹下有一個比較寬闊一些的平坦路面，給挑擔上下的人歇腳納涼。上這座山，同學的眼睛只敢往前看，爬上大陡坡上氣不接下氣，膽子縮到只剩一半，歇了腳納了涼腳還一直抖，才知什麼是爬山。

在這風吹牛鼻頭⁵⁵，不止好納涼，還有兩件故事互相關連要說一下，你才能聽明白。第一個是地質，這整座大山叫做八角嶼山脈，幾百萬年前原本是海底，後來一層層的地殼慢慢裂開拱起來，又擠到地層站起來，變成一座大山，這裡是其中一層最硬的大岩石層。若是要了解這裡的地層，可以去看公館台6線經過福基到出礦坑這段路，你就會明瞭，一層層讓後龍溪切開的千層岩，比花蓮清水斷岩還漂亮還險峻。話說回這雞油嶼的大石壁，就是同一層的岩層，站在嶼頂，沒有膽的人要是往下看，萬丈深淵一下就會腳軟無力。第二件事是祖父告訴我的——有名有姓的真人真事，也和這地形有關。在祖父那時代的人，女人出嫁還要坐轎子，上山也一樣。有一次山上人家娶親，千辛萬苦又拉又推才把轎子扛上雞油嶼，坐轎子的新娘沒感覺多辛苦，上坡的時候只感覺到椅子往後躺而已，可是，扛轎的轎夫命都要丟掉半條，想放下來休息一下唱條山歌「不得上坡半坡坐，手抱膝蓋唱山歌」，可是沒辦法，半山坡沒有夠寬闊的地方放轎子，只能一口氣扛上雞油嶼才能喘口大氣。等到把新娘扛到山頂娶親人家吃過喜宴後，轎夫下山回到雞油嶼，上山容易下山難，又看到大石壁，想著剛剛拖拖拉拉扛轎這麼艱難，探頭看山路下方的萬丈深淵，兩個人嘆了長長的一口氣，想著歲數有了身體受不了了；一輩子辛苦也做夠本了，兩個轎夫在懸崖前不知商量了多久，才牙一咬眼一閉再心一橫，兩個人在轎子的一前一後，就

55—牛身上最迎風的部位是鼻尖，意思是迎風面的地理位置。

丈深坑，等當久當久，正聽著坑底傳來咚咚咚……兩山之間轎仔撞壁个映聲。兩儕人正打空手唱等山歌轉屋改途做別項，成為地方項帶等苦味个一則笑談。

上山个第三關，係雞油嶼到白沙崙，看名就知，這層地質出白沙，學名安到二氧化矽，係做玻璃、做矽晶圓个現代高科技材料，挖山開採白沙後滿山个地泥雪白，毋輸五月个桐花。白沙崙過忒又入去兜又係另一層地層，有出做醃缸个岳泥，做細人該央時，下課輒輒去挖來搞，公館个醃缸一等出名，在另一條坑安到「四分」所在个泥坪盡多岳泥。

第四關係下茶崗。頭擺吾公該央時个山頂人，揸擔上下出入都當辛苦，嘴燥嘴渴肩頭痛腳又軟，故所對頭擺頭擺毋知奈央時起勢，每遠遠一站較平托个所在，就設有幾粒大石頭、再過架幾支大麻竹筴分上下个人準凳坐，好頓腳奈涼，就近係有人家，就會扛一隻大水缸來做茶缸，義務煮茶奉茶，這就係茶崗。講著奉茶个老俗，吾公摺佢講過，頭擺人還會在茶缸肚放薯糠析，驚行到嘴燥嘴渴氣急急个人，氣旨透勻舀起水就淋會汨(gug)著，等慢慢掙開茶水面个薯糠析，氣也透勻矣正食，正毋會鬱內傷。同學行到這，瘵矣、恹矣、嘴燥矣，坐到竹筴頂，正知清朝手仔留下來个老俗正經好惜，毋過，聽著正行著一半路定定，又哎起啊來，怨吾祖公仰歇到恁山頂。

再行往上係上茶崗，在這上下兩隻茶崗之間，還有一个老地名——安到十八幹，佢有算過，頭尾無五十公尺正經就有十八隻幹。毋過，汝莫看這山林壁壘角肚短短一截路，這斯，上下二港有名聲，十八隻為著求生存个彎幹，左撞右撞留下幾多故事，分人毋盼得、分人心驚。頭擺出公館街項，人係問起汝在奈來，汝講十八幹還愛上去，街項人就會大著驚講：「佢知佢知！還嘸喔！彎彎幹幹行就毋得透尾，若屋還愛上去喔！該毋就到橫屏崙接天个大崙頂矣？」著！吾屋就在伸手摘得著星仔——接天个橫屏崙大崙頂。毋過，萬丈高樓從底起，愛上少林寺有十八銅人陣把關，在這好漢坡，愛

跟著轎子一丟……喔！不對啦，是跟著就將轎子一丟，丟下萬丈深淵，等很久很久，才聽到谷底傳來咚咚咚……兩山之間轎子碰撞石壁的映聲。兩個人才空手唱著山歌回家改途做別種工作，成為地方上帶著苦味的一則笑談。

上山的第三關，是雞油嶼到白沙崙，看名字就知道，這層地質出白沙，工業名叫做二氧化矽，是做玻璃、做矽晶圓的現代高科技材料，挖山開採白沙後滿山雪白，不輸五月的桐花。白沙崙過去再進去些又是另一層地層，有出產做鹹菜缸的盜土，小時候，下課常常去挖來玩，公館的鹹菜缸最出名，在另一條山谷「四分」所在的泥坪所在地出產最多盜土。

第四關是下茶亭。從前祖父那時候的山居人士，挑擔上下出入都相當辛苦，口渴肩膀痛腳又酸軟，所以從前不知何時起，遠遠每一段路較平坦的地方，就擺放幾顆大石頭、再架幾支大麻竹筒讓上下山的人當椅子坐，好歇腳納涼，要是附近有人家，就會扛一個大水缸來做茶桶，義務煮茶奉茶，這就是茶亭。說到奉茶的老習俗，祖父和我說過，從前還有人會在茶缸裡面放粗米糠，就怕走到口乾舌燥氣喘如牛的人，呼吸還沒勻稱舀水就喝會氣急攻心噲到，等慢慢撥開茶水面的粗米糠，氣也勻稱了再喝，才不會內傷。同學走到這裡，累了、癱了、口渴了，坐到大麻竹筒上，才明瞭清朝那時代保留下來的老習俗，真的好可愛好令人珍惜，可是，等聽到路才走一半而已，又哎起來，抱怨我的祖先為何要住到這麼高的山頂上。

再往上走是上茶亭，在這上下兩個茶亭之間，還有一个老地名——稱做十八拐，我算過，前後不到五十公尺真的就有十八個彎。可是，你別看這深山角落裡短短一段路，這可是聲名遠播的，十八個為著求生存的彎道，左衝右撞留下許多故事，讓人不捨、讓人膽戰心驚。從前下山到公館街上，要是有人問起你打從哪裡來，你要是說十八拐還要上去，住街上的人就會大吃一驚說：「我知道我知道！好陡喔！彎彎曲曲走都走不完，你家不就還得上去！那不就到橫屏崙接天際的大山頂了？」對！我的家就在伸手摘得到星星——

上天就愛先通過十八隻彎幹个考驗。毋過，今十八幹既經擲直矣！淨伸著兩片千腸路轉个老路跡，因爭大約百年前山頂時行倒樹仔、拖竹仔賣，本旦盡頭擺用蔗擎擎，嫌忒慢，包尾用兩輪安到「木馬仔」个人力車拖等溜往下，載一台樹仔當過幾下儕人擎一下晝。毋過，彎幹忒多忒細，竹仔樹仔環毋轉，就將十八幹擲直仔，單淨留尾隻大跌炭幹改毋得。路擲直後忒嶇忒崎，又大工程在路中心結石礮仔，石礮仔係用大石鑿開來个，師傅滿山去尋石場，先鑿到一坵一坵像豆腐乾樣子，再一坵一坵扛來疊成一條筆直个石礮仔路直直上天，脣口裨加幾下尺闊分「木馬仔」行。擲直後路變近，也變到忒溜崎，「木馬仔」个擋仔皮逐擺就擋到臭火燒，下崎直透个盡尾一隻跌炭幹，對行路下崎个人來講，只係換隻方向前進，對討生活拖樹仔个阿伯看起來，怕係上天堂膠下十八層地獄个生死關，幹仔過，舖娘子女三餐燒；幹毋過，就愛等下生人投胎。佢還細讀書个時節日日在這上下，既經看過幾下擺路脣插香接銀紙祭拜亡魂，望山神伯公牽等亡者過奈何橋一路好行，下生人投胎毋好再過出差世。老底个十八幹像雞腸仔，跔跔糾糾行就毋得到尾。新式个數學課本教大家講，兩點之間盡近个距離係直線，毋過，路擲直後五十公尺就將人生路行到透尾，未免忒遽，毋當老底，登天恁難就分做十八隻幹，一彎一步腳、一幹一停跔，慢慢想、慢慢化解，用十八隻風景陪等靠山食山个艱苦人，行到長長久久食到百二。

千里來到這想愛上天摘星仔个同學，本旦總係搶先行，行到這下既經七難逞後生，面對上天路無法度一步登天，只有跔等石礮仔腳踏實地一礮一礮琢琢仔蹶，三步一停腳、五步一回頭質問座背尾个佢講：「佢兜做前鋒打老虎，汝續驚死囡到吾後背。」

打老虎？老虎算麼个！比起山豬，這位个老虎係紙膏个，單淨貼到廳下个壁頂看覷定定，這搭位个山豬惡過老虎，正(zang)正經得人驚。山豬个暴牙會喪耕種收成、還會傷人命。吾伯公身高八尺，負責保護庄頭，打忒毋知幾多條山豬。聽吾公講，有一擺吾伯公在屋背，用丈二長鋒利个豬標鑿死一隻大山豬拖轉禾埕，吾公較瘦較細，毋敢跔去山頂打獵，該日看著死山豬任人拖，在大禾程睡

接天的橫屏崑大山頂。可是，萬丈高樓從底起，要上少林寺有十八銅人陣把關，在這好漢坡，想上天就要先通過十八個彎道的考驗。可是，現今十八個峰迴路轉已經拉直了！只剩下兩邊千腸路轉的老路痕跡了，因為大約百年前山上流行砍樹、拖竹子賣，一開始原本用蔗擎⁵⁶扛，嫌太慢，後來改用兩輪叫做「木馬仔」的人力車拖著往下溜，載一台樹勝過幾個人搬半天。可是，彎道太多太小，樹和長竹子不好迴轉，就將十八個彎道拉直了，只剩下最後一個大陡彎道沒辦法改。路拉直後太陡了，又費了大工程在路中心設置石階，石階是用大石鑿刻開來的，師傅滿山尋找石場，先鑿刻成一塊一塊像豆腐乾樣子，再一塊一塊扛來疊成一條筆直的石階路直上天際，路邊再拓寬幾尺給「木馬仔」行走。拉直後路變近了，也變得太陡峭了，「木馬仔」的手剎車皮每次都收煞到燒焦，下坡直下到最後一個大陡彎，對走路下坡的人來說，只是換個方向前進，對討生活拉木馬的阿伯看起來，恐怕就是上天堂和下地獄的生死關，彎得過，妻子子女三餐溫飽；彎不過，就要等下輩子投胎了。我小時候讀書天天從這裡經過，已經看過好幾次路邊插香灑銀紙祭拜亡魂，期望山神土地公牽著死者過奈何橋一路好走，下輩子不要再投錯胎。原來的十八拐道像雞腸，彎彎曲曲走都走不完，新式的數學課本教大家說，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是直線，可是，路拉直後五十公尺就將人生路走到盡頭，也未免太快，不如從前，登天這麼難就分成十八個彎，一彎一腳步、一步一回頭，慢慢想、慢慢化解，用十八個風景陪著靠山吃山的艱苦人，走到長長久久活到一百二。

千里來到這想要上天摘星星的同學，原本總是搶先走，到現在也已經難逞年輕，面對上天路無法一步登天，只有跟著石階腳踏實地一階一階慢慢爬，三步一停頓、五步一回頭質問背後的我說：「我們做前鋒打老虎，你卻怕死躲到我的後面。」

打老虎？老虎算什麼！比起山豬，這裡的老虎是紙糊的，只能貼在客廳的牆壁上好看而已，這裡的山豬兇過老虎，才真的可怕。

56—Y字型的扛樹工具。

到平～平平，就起膽擎起吾伯公个豬標，腳企畀在、標拿畀穩、看準準對等山豬肚筍橫賺就鑿落去——吾伯公識教吾公，山豬个肚筍橫賺較薄較好鑿。無想著豬標旋旋風一下就彈轉來，吾公嘎跌到地泥下，四腳諾天眉肱跌到變兩折。原來，山豬皮忒貴鑿毋落，吾公目珠擊金看畀真，豬皮本本好好無挨著半下，正知吾伯公正經係神力神勇。毋過，吾伯公神勇無幾多年，包尾，嘎死到山豬个暴牙之下，留下四個幼子嗽，該年，還言三十歲。

「哎！無講汝就毋知，僱時，一來後背係有山豬來，做得膠汝兜搵驅，二來汝兜行毋贏打卵退時，做得後背搵搵。」無講無笑仰得過呦，僱挑挑恁樣應。好得熱天个清涼山風，吹散平地攏毋忒个翕熱，隨時出現个青竹絲蛇哥，乜搵嚇走一身慄，總算通過十八個个考驗。

大家又黏揚尾打草蝨，半行半搞一直行到有人家奉茶个上茶崗，路上个蟬仔恁恁一樹園，這位个蟬仔有當多種，有該會膠嫵个蟬仔講：惜惜惜惜惜；有个會唱：煤煤煤煤煤(sab)；有个警告別隻競爭者：石石石石該死；還有罵來相爭舖娘个：心～心心心邪。吾公膠僱講：「蟬仔在人間，看著當多無膽又軟弱个人，有氣無奈透、有話無奈投，就用肚筍个放送頭，將僱兜人心肝肚个話，搵手喊分天公伯聽。」這下蟬仔又看著樹下有一群海脣來个山精膠海慧，當像無食鹽个軟腳蟹，就左片一隻喊加油、右片一隻喊莫停跔，一山頂个蟬仔，又聲聲句句喔喔喊喊，大聲細聲共下喊到耳公會聾忒、皇天就會喊到落下來。同學奈識聽過恁多恁多个鼓勵聲，又煞猛行，行過上茶崗，行過幾戶人家，再行到功名利祿難選擇个十字路口——三叉路。

山豬的大暴牙會毀損收成、還會傷人命。我的伯公身高八尺，負責保護山庄，除掉不知多少條山豬。聽祖父說，有一次伯公在屋後，用丈二長鋒利的豬標刺死一隻大山豬拖回庭院，祖父較瘦小，不敢跟去山頂打獵，那天看到死山豬任人拖行，平躺在大庭院，就壯膽舉起伯公的豬標，腳站定、標拿穩、對著山豬肚子旁就看準刺下去——伯公會教祖父，山豬的肚子旁較薄比較好刺。沒想到豬標突然一下就彈回來，祖父卻跌坐地上，四腳朝天屁股跌到變兩半。原來，山豬皮太厚刺不進去，祖父眼睛張大認真看，豬皮仍然好好的沒有半點傷痕，才知道我伯公真的是神力神勇。可是，我伯公神勇沒有多少年，後來，卻死在山豬的大暴牙之下，留下四個幼子哭，那年，還沒三十歲。

「哎！沒說你就不知道，我呢，一來要是後面有山豬來了，可以幫你們驅趕，二來你們若是走不動倒退時，我可以在背後幫忙推。」一路沒說點笑話如何翻山過嶺，我故意如此回答。好在夏天的清涼山風，吹散平地驅不散的暑熱，隨時出現的青竹絲蛇，也幫忙嚇跑一身累，總算通過十八拐的考驗。

大家又拈花惹草，邊走邊玩一直走到有人家奉茶的上茶亭，路上的蟬兒滿滿一樹園間，這裡的蟬兒有很多種，有的會和母的蟬兒說：惜惜惜惜惜；有的會唱：煤煤煤煤煤；有的警告別的競爭者：石石石石該死；還有會罵那前來爭風吃醋的：心～心心心邪。祖父和我說：「蟬兒在人間，看到很多沒膽又軟弱的人，有氣沒處吐、有話沒處申訴，就用肚子的喇叭，將人們心裡的話，幫忙喊給上天聽。」現在蟬兒又看到樹下有一群山下來的奇寶寶，很像沒吃鹽巴似的軟腳蟹，就左邊一隻喊加油、右邊一隻喊莫停歇，一山頂的蟬兒，又聲聲句句嘶聲呼喊，大聲小聲一起喊到耳朵都震聾了、老天都被喊到場下來。同學哪會聽過這麼多的鼓勵聲，又努力走，走過上茶亭、走過幾戶人家、再走到功名利祿難選擇的十字路口——三叉路。